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洋教泛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对满洲贵族统治下的大清帝国而言，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中国被宰割、被瓜分的格局已日见端倪：

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虎视眈眈地盯着整个东北全境；法国在俄国的“友好”帮助下，势力遍及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租胶州湾，进而把整个山东看成了自己的俎上之肉；英国，在强租新界的同时，还威逼清政府作出了长江流域各省不得割让与租给他国的承诺……

这一年，华北经济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甲午战争后，列强加快了在中国强修铁路的步

伐，使得千年运河、内河运输顿显萧条，大批旧式运输工人纷纷失业；列强急增的对华商品倾销，使得成批的手工业者、纺织业者涌入失业大军；黄河三度决口，更是雪上加霜。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强行摊派给百姓，本已受尽清政府搜刮的华北民众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整个华北地区，乞丐成群，饿殍遍地。

这一年，清廷内部矛盾也空前激化：

28岁的年轻皇帝光绪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诸人，试图维新变法，图强御侮。而年已64岁的慈禧则依赖守旧官僚，先幽禁光绪于瀛台，后杀变法六君子于菜市口，第三次宣布垂帘听政。

1898年，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终于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斗争的锋刃首先是指向了洋教、洋教士。

本来，对外来输入的宗教——洋教，只要不给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一般而言，中国历代统治者，其态度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

唐朝（公元635年）从波斯传入的基督教的一支——聂斯多略派，曾受到太宗、德宗的扶持。1601年，当身穿儒服、善能引用儒家经典解说天主教教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城，也受到明朝万历皇帝的热情礼遇。

直到18世纪，随着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

廷所传播的天主教在中国势力日趋猖獗，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不准祀孔祭祖，致使大清朝康熙皇帝忍无可忍，遂于 1717 年命礼部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被悬为厉禁。

及至道光，旻宁这位厉行节俭，以穿补丁裤子著称的皇帝，内心深处是颇想继承乃祖遗规，严禁洋教输入的。然而这位在“全是女人和宦官深宫长大的”优柔寡断的皇帝，在鸦片战争炮火的威胁下，被迫开放教禁。

从此，洋教势力乘坐着殖民主义的战车，以大炮为后盾，借不平等条约为保护，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领土，其“种种妄为，几难尽述”。他们广设教堂，“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地形”；他们“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他们“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他们“在其传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的封建主一模一样”；他们网罗社会渣滓、地痞流氓入教，“作奸犯科，无所不至”……甚至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作事毫无忌憚”。义和团把斗争的锋刃指向洋教，指向这帮“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

着十字架，而在他们道袍里却藏着武士的全部盔甲”的传教士 毫不足怪。

● 合二为一的组织

义和团组织的诞生，不是突然的引火爆炸，不是短暂日月里酝酿成功的政治事件。而是长期以来，活跃在民间的秘密结社、宗教结社和民团的部分组织，在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关键时刻携手联盟的产物，是一个合二为一的组织。

演练刀棒拳术，借以强身健体，自卫身家，或为生计，受官绅邀请去看家护院，缉捕盗匪，或流落江湖，卖艺糊口的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其起始至少不晚于南北朝时期。而辗转传徒，形成一个有师承关系，自成一家的宗派组织，并赋予一定的活动目标的群众性结社组织，则兴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清代秘密结社组织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如义和拳、梅花拳、红拳、神拳、二郎拳、大红拳、金龙照拳、大刀会、顺刀会、长枪会、虎尾鞭等等。

传播宗教，广收信徒，形成宗教结社，在中国历史更长。如东汉“五斗米教”就是最早形成的秘密宗教。清代盛行的则是元魏的弥勒教 杂以佛、道、摩尼等教成分而定型 为南宋时期所倡兴的“白莲教”。清

代，白莲教支派林立，影响较大的有八卦教、清水教、在理教、金丹道教等上百个派别。

清朝律例：传习“邪教者”为首的“绞立决”、“绞监候”或发配新疆给额鲁特为奴；传习拳棒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或“杖一百，徒三年”。

尽管如此，清代中国，活跃在民间的梅花拳、神拳、义和拳、白莲教、八卦教、金丹道教等组织的活动从未绝迹。

在中国历史上，民团是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武装。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政府曾任命湖南、山东等 10 省在籍官僚 40 多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大力举办地主团练。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地主士绅，为了保护切身利益，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积极组织一方之“良”以除一方之“莠”。1898 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所说“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的乡团，正是这种地主武装。

19 世纪末，在全国又出现了一个兴办民团的热潮。

首倡者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张既练重兵，又办民团，以实现国家富强。康有为上书光绪：“请令各行省二十丁而抽一，除官人及士人外，年自十八至四十，皆列尺籍，以为团兵，以五年选为战兵，余留团；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月之暇，随营训练，

统以绅士 给以军械 每月三操 终岁大校 命中者，赏以功牌”。

不愿当亡国之君，优加纳用，谕令“各省实行团练 即以民团为民兵”。

以那拉氏为首的后党，仇视变法维新，悍然发动政变，取消各项新政，惟独对保甲团练大感兴趣。那拉氏认为：“积谷保甲团练各事 似属故常 若能实力奉行，有利无弊。积谷则歉岁足以救荒；保甲则常岁足以弭盗；乡团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并从直隶、奉天、山东三省开始 晓谕绅民 认真兴办 其主旨则在于“绥靖地方”，保卫乡闾 悍御贼寇”加强其统治。

在强烈的呼声和频繁的谕令下，各省督抚先后委派人员，分赴各属，会同牧令，劝谕绅民，晓以利害 逐次推行。

民团性质决定着它是武装团体。随着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在广大人民大众纷纷掀起反抗侵略的影响下 民团的动向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抵制教民欺侮”抗拒外国侵略 进而设坛练拳。此时，相当一部分民团涌入了义和团反帝洪流。

当然，民间秘密结社、宗教结社及地主民团的部分组织携手结盟，共御外侮，其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种途径逐步形成的。或改拳勇为民团；或

民团改为义和团 或“自号曰义和团”或拳会与团练相表里，一身二任。1898 年，在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民间秘密结社、宗教结社和地主民团武装这两种本来性质不同的组织广泛结合而成了一个新型的战斗组织——义和团。

参加义和团组织的主要是农民，此外，还包括手工业者 木匠、瓦匠、皮匠、裁缝、修伞的、编竹筛的、开染坊的、开客栈的 交通运输业者 筑路工人、赶脚拉车的、渡口撑船的、沿河拉船的。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甚至小商小贩、店员、学徒、游勇“盗匪”、走江湖的、被释放的妓女 和尚、道士、喇嘛等非世俗的人们 以至统治阶级的上层如世家、贵族、王公、贝勒也卷入其中。

义和团看似乌合之众，人员复杂，但并非散沙一盘。它从中国民间神秘文化中吸取了某些养分，建立了自己松散的组织。比如，12岁~18 岁的女青少年组成红灯照，老年妇女组成黑灯照，成年妇女组成蓝灯照，孀妇组成青灯照。

一般团民 基层组织称坛 炉、厂、公所等 多设于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规模大小不等 少则十数人，多则数百、乃至数千。首领一般称大师兄、二师兄……下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哨队等名目。

作战时，10 人为一班，为首者叫十长，10 班为一

大队，为首者叫百长。打仗时，都有旗帜 10 人为三角小旗 百人是方形大旗 中间书写一个“令”字 全军大旗是锯齿形 上书“义和团”几个大字。

坛以上组织，称门或团。义和团一般把自己的组织按八卦分成八大系统。即：乾字团、坎字团、艮字团、震字团、巽字团、坤字团、离字团、兑字团。团与团之间 规模不同 乾、坎字团人数最多 势力最大 分布最广 离、巽、兑字团次之。震、坤字团“见之于永定河南岸 从者盖鲜”艮字团最小 团与团之间 标记不同。这类标记 大多标于团民所穿褂子、坎肩、兜肚的胸前 所戴的帽子、头巾的额前 或者旗帜上面 团与团之间 服饰不同 乾字团尚黄 穿黄衣 戴黄帽，系黄带。坎字团尚红 穿、戴、系皆红。离字团尚红 间有黄带、蓝带。兑字团尚黑 间或戴白帽 打白色旗或白底黑字黑边。巽字团尚黑 间或穿红、黄兜肚。团与团之间，降神附体之法不同：乾字团“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 从口呼吸 俄而口吐白沫”表明神已降临。坎字团则“使其人跳跃，待其气喘”作为降神的标志。团与团之间 纪律不一 有的团以“不爱财 不贪色，不拿百姓财物，也不强迫老百姓送东西”作为自己的团规 有的团则以“不准公报私仇 以富压贫 依强凌弱，以是为非”作为约束团员的纪律。

从表面看，团与团之间，坛与坛之间，坛与团之间 似乎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组织 有首领 有分工 主

管坛团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事务。但从实质看，坛与坛、团与团，其联系并不密切，他们彼此平等，互不统属，不分高下、贵贱、尊卑，行动也各自决断。坛团之间，因地域关系，其联系纽带往往也不牢固。由此可见，义和团组织并非散沙一盘，却也是一个整体上松散的组织。

杂拜诸神、降神附体是义和团神秘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色。

义和团崇拜的神灵形形色色。民间教门与佛道教中的神仙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有释迦、如来、观音、玉皇大帝、洪钧老祖、骊山老母、达摩老祖、金刀圣母、元始天尊、伏魔大帝、协天大帝、玉禅老祖、无极仙翁、张天师……小说戏剧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如黄飞虎、广成子、刘金定、樊梨花、穆桂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二郎神、猪八戒、济颠僧、黄三太、杨香武、黄天霸……统治阶级的文臣武将也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如周成王、姜太公、孔丘、孙臆、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仓、马谡、姜维、李靖、刘伯温、岳飞……

义和团相信他们所崇拜的“神仙”威力无边。习练拳术者，只要念咒三遍“我求西方圣母阿弥陀佛”，则“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进入刀枪不入的境界。12岁～18岁的闺女，只要身穿红布衣履，手执一红巾，持一小红灯笼，招得

神灵附体，则用扇一扇，便能凌空而起至半空，如同一颗光灿灿的红星；用扇一扇，敌大炮即自闭不响；用扇一扇，轮船在海中自烧；用扇一扇，城市坚固之石墙俱焚。

义和团借用神秘文化，创立自己松散的组织，请出诸路神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显然带有愚昧落后的封建色彩。因为反帝斗争的流血沙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用神灵迷信可以扫除的妖魔。然而，义和团认为：他们所敬仰的诸神，不是徘徊于彼岸世界，遨游于虚无缥缈之中，引导人们修心养性，等待来世升入天堂再享“真福”的不可捉摸的偶像，而是“亲自下凡”附体义和团，诛灭妖魔的法力无边的圣者，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文化落后的下层人民那种急迫的反侵略心理，表达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朦胧追求。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中一个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

它见之于义和团书写的旗语中，见之于义和团散布的《揭帖》、《坛谕》、《告白》、《咒语》、《对联》中，见之于义和团编写的各种宣传诗词中。

一方面，义和团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阐述团众聚众练拳的根本原因，“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①；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

到处行”，向人民表明用暴力驱逐侵略者，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的愿望。“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练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

一方面，义和团明确宣称：“弟子存心苦用功，遍地草芽都成兵，愚蒙玉体仙人意，除灭鬼子保大清”，甚至称清朝统治者“君非桀纣”，寄希望于光绪“我皇悔过弱转强”。

本来，“扶清”与“灭洋”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命题。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清政权是站在一边的。“扶清”就不能“灭洋”，要“灭洋”就必须“反清”。

义和团却把“扶清”和“灭洋”这两个不能调和的命题联结在一起，去引导群众斗争。一方面，它客观地反映了人们对清王朝一种感性的肤浅的认识。因为，清王朝后期的多次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劳师糜饷，屡战屡败，丧失民族尊严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些罪责，清王朝都很巧妙地转嫁到迎战的官兵头上；历次签订卖国条约，出卖国家主权，让中国的大好河山一块又一块地被帝国主义列强蚕食吞并。这些罪责，清王朝又都很巧妙地推到同外国直接谈判订约的官员身上。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既坚持“断无衅自我开之理”，但又巧妙地表示了“万一强敌凭

陵 胁我以万不能见之事 ”；非战不能结局 ”就要 “ 理直气壮 ”地对外“ 宣战 ”。正是这些做法 巧妙地蒙蔽了人民对清王朝的正确认识。所以 “ 扶清灭洋 ” 的口号一出现，很快即为千千万万的北方下层民众所接受。它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面大旗，在动员千百万人民参与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这个口号由于长期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散布了人们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意识，便于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从而也一定程度上使义和团运动最终上演了一出鲜血汨汨的悲剧。

● 山东烽烟

1898 年 1 月 22 日 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午后时分，日全食遮暗了北京城上空。清廷视之为不祥之兆 并感到了“ 普遍的忧郁与沮丧 ”。

其实，义和团诞生于 1898 年的山东，并非天象招致，而是诸多因素在山东风云际会的结果。

洋教势力的猖獗，是山东成为义和团故乡的根本动因。

据统计：甲午战争后，山东全省凡 108 个州县，其中 72 州县出现了教会活动，共有教堂 “ 大小一千

三百余处 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全省入教者 8 万人，占当时全国教民总数的 1/10。天主教的两支：圣言会 负责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和济宁州的传教 以法国武力为后盾 方济各会 负责登州府、莱州府、泰安府、济南府、东昌府、武定府和临清州传教 以德国武力为依恃。此外 美国的南浸信会、北长老会 英国的浸礼会、圣道公会、内地会、弟兄会 也以其本国武力为后盾，频频活动于山东十府的各州县。

较之全国其他地区，山东洋教士的气焰更为嚣张。

平原县 有戏班唱“火烧洋楼”一戏 传教士得教民报告后，竟闯上戏台，当场把演员打死。

长清县，有一女教民嫁给一家非教民，“现在其翁姑不喜其妇，日加打楚，恐有逼勒致死情事”。民间婆媳不和，主教也要插手，并以“教案”提出，传教士气焰可见一斑。

因此，义和团斗争的序幕首先由山东拉开，绝非偶然。

当然，山东社会对教会流传的各种谣言，如“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以及由于男女同进教堂而引起的猜测 和“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凡此种种，对义和团发轫山东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此外，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的扩张，纵兵劫掠；风、沙、虫、雹、潮、碱等天灾连绵不断；1898年黄河在山东三度决口，泛滥成灾，诸多因素同样对义和团发轫山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早点燃义和团运动星星之火的，是冠县梨园屯的义和拳。

梨园屯，又名飞地、插花地。熟悉山东掌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块孤悬山东境外，地处直隶境内，为冠县所辖的独立地区，有18村。其实，义和拳揭旗时，已是24村，在山东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集镇。全村300来户居民。意大利方济各会在这里设教堂11座，招徕教民20多户。在梨园屯中央，文化中心干集正北边，有一排坍塌的低矮房屋，这是玉皇庙旧址。里面供奉着中国民间芸芸诸神中地位最高之神——玉皇大帝，余烟袅袅，香火不绝。

1867年，风波骤起。

法国传教士梁士铎指使教民，拆毁玉皇庙，改建教堂。玉皇大帝遭到了洋神的鄙视。梨园屯人民愤怒起来。善习红拳、长于刀法的大刀阎书勤，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的高小麻子高元祥等组成“十八魁”，决心武装护庙，并拆毁了教堂。这起庙堂之争，历经八起八落。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在臬司毓贤谋划下，决定采用斩蛇斩首之法，陈兵梨园屯，捉拿阎书勤，使土神之基让位于洋神。其时，阎书勤已与直隶

威县沙柳寨梅花拳第五代传人（自称）赵三多结盟。

10月，官兵捕捉声紧。

阎书勤哥哥被捕……

“十八”魁重要成员阎士和被捕……

清军开进了沙柳寨村，抢劫牛肉，扩大逮捕……

10月3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忍无可忍，聚集义和拳民三千多名，手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以至五虎棍、三节鞭，揭竿誓师，树起“扶清灭洋”大旗，与官军展开了武力抗争。

其后，又率部在冠县、临清、威县一带烧教堂、杀教民，声振直鲁二省。

义和团运动的星星之火点燃了。

星星之火很快化作了燎原之势。

日照、莒州、兰水、沂水、濮州等地反洋教斗争随之次第展开，许多运动都打上了义和拳旗号。

冠县义和拳的燎原之火，使“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的清王朝统治者也深感不安。1899年3月，清廷匆忙中任命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企图由他把义和拳扼杀于摇篮之中。

其实，镇压拳民，毓贤并不陌生，甚至堪称能手。1896年，曹州大刀会那次风起云涌的反洋教运动就是他——毓贤，一年内连杀二千多名大刀会成员才归于沉寂的。现在，朝廷授予他更高权力——山东巡抚，他踌躇满志。

上任伊始，他一面与德国人因日照、兰山等教案几处交手据理抗争。一面又连颁八道禁令控制义和团蔓延之势。

毓贤很快尝到了尴尬两难的滋味。对德交手因清政府苟安求全宣告屈服，义和拳运动潮水般蔓延则化作了毓贤八道禁令的绝妙讽刺。更使他手足无措、心寒胆战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冠县义和团的处置还未理出头绪时，鲁西北神拳组织却又有如火山突发，势不可挡。

毓贤根本没想到，神拳组织的队伍一直在鲁西北长清、茌平等县悄悄地壮大。

壮大的原因在于神拳组织独特的宗教仪式。演习神拳，只要先向肥城县桃花山磕头——因为山上6个山洞中供养着各种神祇和诸路豪杰。然后，将一椅置于床上，人坐其上，紧闭双目，凝神运气，摇晃身体，直至呼吸加速，浑身乱颤，念几句咒语，请某神下山。这样，拳民即成了神的替身，进入刀枪不入的境界了。

神拳如此风习，对地处贫瘠、气勇尚义、文化匮乏的鲁西北下层民众，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朝廷又不允许人民按照一般拳会常规习练武功的情况下，神拳自诩拳自神授，“妇孺又皆能之”适应了下层民众那种迫切的反侵略心理。此外，习练神拳不仅有“神”有“术”，而且

会诸神救劫，这对于完全受到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说来，这一套将人间反抗呼声融于神符谶语的说教，要比拳会“自卫身家”“团练”“守望相助”等平常口号具有更大的号召力。

就这样，原始陈旧的神拳在这种特定的年代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列，英勇地但又显然是力不胜任地迎接了新的斗争风暴。

神拳的领袖人物叫朱红灯。

朱红灯个头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体粗胖，稍有文化，略通医道。1898年他因避黄河水灾从家乡泗水来到长清，习拳行医。由于独特的人格魅力，豪侠的气概，很快结识了在平、高唐、平原等地义和拳首领心诚和尚、徐福和、王立言等，掀起了一连串反洋教斗争。6月，他们攻打了长清最大的徐家楼教堂，河东屯教堂。其后，又相继焚毁了梁庄、王相庄、马沙窝、八里庄、业官屯、姚张庄等地教堂。

1899年秋，平原县杠子李庄，又出现一场风暴。

教民李金榜因土地纠纷，欺压拳民、里长李长水，并诬告李长水闹教。知县蒋楷不分青红皂白，派差役逮捕拳民6人。势单力薄、不甘罢休的李长水向朱红灯求助。

朱红灯立即散帖聚众，二千多名拳民自备干粮、自搭营棚，进驻杠子李庄。